菊圃集

五

墓誌銘
碣銘
行狀
遺事
祭文

へ16
2413
5

和
2413
6-5

菊圃先生集卷之九目録

墓誌銘

容節齋李公墓誌銘
司議李公墓誌銘
進士李公墓誌銘
安君萬里墓誌銘
玄溪子吳君墓誌銘
從祖祖父　贈僉判公墓誌銘
從祖叔父僉樞公墓誌銘
晉陽君　贈右贊成柳公墓誌銘

韓國書齋

府使　贈承吉柳公墓誌銘
掌令　贈叅判晉城君柳公墓誌銘
叅議柳公墓誌銘
碣銘
通德郎愼公墓碣銘
叅奉柳公墓碣銘
進士柳公墓碣銘
行狀
左議政益昌君愼公行狀
遺事

淑夫人李氏遺事

菊圃先生集卷之九

墓誌銘

晉山姜樸子淳甫著

杳節齋李公墓誌銘

吾黨之大老有眉叟許先生先生當　肅廟初服慨然以世道為已任不為苟倘上疏論山人鑷又上疏論相國積辭嚴義明無有豪髮私得俾一脉清議存植於濁流糜潰之中者繄先生之嘉惠我後人也吾友杳節齋李公采初以梧里相國之孫夙聞我先生之風感激俛慕矯厲自持允立意處物要以先生為準其言曰我蠲吾躬而已何有於比朋哉我公吾衷

而已何事於私同哉初世之沉指為来初之黨者久
錮廢失志往往有傾悖子窮濫而邪陰幽僥冒穢詭
相媚来初益惡之視之如臭穢塗汆有時奮口直斥
義色不少假小人故多怨而善流倚而為重及屢閱
世變而其道益明嗚乎以此而衛先生之道以此而
世賢相之家庶幾無愧焉来初字也諱仁復我 獻
陵賢王孫秀泉君貞恩之後而梧里相國卽其五世
祖也大父諱曽賢牧使 贈完昌君無子取弟郡守
諱象賢之長子存道為後襲封完成君完成公初娶
贈貞夫人恩津宋氏不育繼夫人安東權氏 贈

叅判碩女以 肅廟九年癸亥十月十四日生公生
而異凡兒完昌公愛教之篤朝夕在側隷業隣里罕
見其面容姿端緊鬢毋輔眉眼朗然如秋水寒星
性温雅而剛介言論激昂時與人言有不可意輒脳
中勃勃氣作出語驚座乃已平居語笑則和易侃如
也自少有文章晩益深詣為文尚理而沈簡詩蒼聲
奇峭無冗枝語五言尤幽奥如鐏彝古物章奏精切
可觀有集若干卷乙酉進士庚寅補寢郎癸巳陞金
吾郎甲午登甲科例付直長丙申例陞主簿移騎省
轉拜司書入玉堂為修撰引改錄嬾力辭屢拜皆不

應丁酉夏有湖右繡衣之役七月在散秩特上保
儲疏引大學衍義齊家第三篇為言戊戌承　命接
倭萊府選知製教秋檢田湖左已亥掌湖南試陞弼
善又陞輔德乞郡除谷山庚子　召還叙　大行王
魂殿都廳勞加資拜兵曹叅知辛丑移承旨屢遞屢
拜十月以刑曹叅議疏論徑撤　庭籲之罪其徒交
起力攻必欲置之罪而　上不許壬寅出除安東癸
卯叅官寓昌樂驛甲辰以承旨　召有權臣用事者
請毀眉叟先生書院之複設者而語甚悖多士封辨
章格於喉司公上疏痛言之時驪州人馮會投匭外

若為先生者而實右尹氏至稱為兩賢京外和附其
徒寔繁公悱然曰亂說肆行先生之道將不白吾可
以姑息乎哉又上疏引氷炭黑白為喻且舉先生自
序中積鑠體府事以洞辨之其徒大恚而亦無奈於
公也八月　景廟登假陳喪禮疏不報出除利川尋
謝歸丁未拜工曹叅議移承旨上辨疏無陳時事忤
旨遞冬拜判決事戊申以承旨陪盟祭奉幣例叙
勞加資陞知申尋除金川以前有陳情疏也公蚤歲
榮顯致位命德二尊人尚無恙得推　恩誥命服金
紫煌煌也前後屢典名府忠養備至立朝有令聞未

嘗貽二人憂善乎其能為子也已酉棄官歸叙拜兵
曹參判帶同義禁坐徵事遘明年正月十日已卯以
疾卒于家得年四十八嗟乎以公之志操文章用違
其罷不能一施其所有終又阨于年斯可恨也公素
喜酒酒酣常仄冠掀髯出奇氣言論左動人可聽服
御儉率如寒士褻衣冠出則從騶衛小童篤好人倫
苟聲氣相感也輒與之傾倒忘形愛下士流不設居
貴色其座故常多布衣友性酷愛山水國中名山如
忼忳頭流俗離伽鄜兩白四郡之勝靡不徧遊晩占
楊根之雲浦縛數椽種樹斫苗為歸隱計嘗曰曾遇
相士言面有山林氣吾必成其言也居官簡素不為
矯刻近名而及歸箱弃澹然其在安東適與隣嫗宰
會時盛冬會者皆擁狐貉而公獨否殊有寒色一宰
怪問之公曰三世無衰不敢有也問者慙且服既卒
斂無遺衣服皆取之市嗚乎其賢也已夫人宜寧南
氏判官壽明之女男女各二人男長彦秀娶司書姜
必慎女次彦忠未冠女長適柳誠之次適洪晛皆名
家子葬在衿川梧里先塋西南外麓前妣宋夫人墓
西巽向之原余與公為兄弟交兄弟無濫言銘之其
可不信銘曰

彼偃溲以居而爾衣之明爾佩之華宜爾之不媚于
人而彼命物則邪胡不爾考胡不爾舊以俯世而永
觀漠漠者無知後死之歎

司議李公墓誌銘

稼牧之後多賢其賢而不得年者曰承文院著作諱
稿儀望臨一世其外祖完平相國器期之厚嫁泗川
睦氏叅判長欽女生三子其長牧使喜年其次叅判
延年季為公公諱玄年字子耳三歲而孤及長孝友
慈仁有世家風其容偉碩其性愿厚誠長者待人應
物懃而毋容好施與尤篤於窮者見人有田衰苟媚
輒痛惡而斥之亦天性也壬子筮仕為繕工監監役
屢遷至掌樂主簿丙辰除殽栗縣四年移振威坐事
罷其代者力搆之卒配圻傳明年宥甲子判官京兆
旋罷戊辰除黃澗尋棄歸已由掌隷院司議移水
運判官一年以病免其居官巨細公不自為言亦諸
子不及記死故不一傳壬申丁大夫人憂大夫人年
九十三終公亦耄慕以孺子益衰毀諸子引禮之所
許於既老者而更諫固不變竟以是年八月沒去其
生天啓乙丑六十八年公既養孝益篤不自任老奉
養大夫人服勤在視視彊壯時侍疾則有加偪而執

役一不使子弟代之嗚乎常人之孝逾長而逾衰逾
老而逾不逮蓋妻子仕祿之奪與筋力之不能於左
右者然也顧公有妻子亦嘗官於朝年且六十七十
而其孝如一日至死而後已豈非其性哉與其兄同
老事之甚謹侍必危坐毋跛其仲兄欲子公之子方
兒者不幸兒狎遊江溺死公恐傷其兄心對其兄其
顏色不戚人以為難眉叟許先生銘著作公之墓曰
仁厚有雅量篤於孝友君子於是知公之行有自焉
公實牧隱之弟三子良景公種善之後副司果公潞
贈左參贊弘濟掌樂僉正　贈左承旨廷稷於著

作公三世也初葵忠州之福星不利壬午改葵鎮岑
龍泰谷已坐之原配廣州李氏　宣廟名相文翼公
德馨之孫觀察使如璜女也生長名家博古今通大
義為婦為母莫不法式宗黨咸曰女士後公五年年
七十五没祔公墓有二男三女男世鴻社稷令後其
仲兄盖其欲子者死而又子之儀鴻進士狀元有士
譽蚤死女長適尹趾慶進士次沈得泰別檢次姜栢
儀鴻一子禮和二女適韓堉丁志濂朴休文金聖任志濂生員
贊和四女適韓堉丁志濂朴休文金聖任志濂生員
尹趾慶二子師完師安師完文科　贈正言沈得泰

三子堉垓垣女適李萬祺姜稕一子必龜文科縣令
曽玄内外五六十人不能盡記樸於公累世通家樸
之從祖祖姑歸公之季父樸之兄娶公之從子之子
公之壻又樸之族兄以故習聞公遺德今公之孫禮
和以狀来請銘樸竟不敢辭也銘曰
著作之懿大老攸紀賢子似之孝友以類嗚乎可以
承可以遺

進士李公墓誌銘

國朝重進士狀元非門伐望材俱至者莫可盖人士
之最選云我　爾廟庚午進士狀元韓山李公諱儀

鴻字熙叔實文靖公牧隱之後而文烈公李甸明憲
公坡留守清其十世以下祖也大父稿承文院著作
贈吏曹參判父玄年掌隷院司議毋廣州李氏漢
陰相國之孫監司如璜之女公旣家世内外名顯器
宇文藝等絶流亞當時求狀元者宜其歸於公也然
自先輩長者朋友從游之士所期公大遠彼區區為
舉子首昌足以限公哉而不幸卒蚤死更無所童見
于世獨以狀元名斯可悲也公性孝而通幹旣喪父
奉毋窮居億物周慮勤勞以養其朝夕使其毋不知
其何所其兄之後其仲父而異居者亦曰吾有弟賢

故無憂也其季妹亦貧居亦為之愍恤經度不置其
妹歸我族也故檨尤習聞之公誠力志而通者然睹
於世通者類喜濶縱弛公則遇事處之有軌度宗黨
鄉里重之噫向在己庚之際科路固多濫公固舊家
無短褐之勢彼羣貴家子日夜游聲譽蹐躅而望甩
甲者不可以勝數顧其力豈不足以先公哉終莫敢
詘公而奪之也此固可以見公之素重也居母喪得
疾竟以己卯沒年四十葬楊根大峙大父叅判公墓
側坐辛之原配寧越嚴氏牧使纘女一子二女子禮
和女長適權叙經次申涘禮和子載亨女適金聲遠

有叩者輒上下出入沛然無所窮其聲蓋轟云嘗以
鄉舉入京時金錫胄方貴其人通賓客然諾往往輕
身匹夫以傾動之素聞君名時君之至臨君於客所
君詳寢不為起其人故久立憮然且去曰高士也後
又以舉至則閔黜當國亦三請見君亦不竟見彼二
人者負貴好權眴目而威福人四方奔奏徼冒皆欲
一謁於其門而不可得顧君則彼先之而固不動豈
不誠高士哉鄉有學祠所鄉人之為藪而君特不往
有以此為謗者弗顧也君系出順興為文成公之後
代有顯人當廢王時有典翰琮見王設淫刑以戕害
良善遂棄官入海海州之居始此典翰生叅奉處和
知已卯禍作亦不仕有先人風云叅奉生直長瑜名
善易是為君高祖僉樞義國副司直璐學生衛元即
其曾大父大父父也母忠州安氏君性甚孝父嘗疾
亟君亦方瘠而力沐洗血書代命詞具香燭露禱時
卒風雨至藩扶衣濕而燭熒熒也及曉父疾已其鄉
人異之後當君在京父疾又亟家人亟報之君亟賃
舟由海其日適順風朝發而夕至家則鄉人又異之
居喪執喪如禮朝夕必上墓喪畢謝塲屋家居自適
人有在難而君為之力者其人懷金詣謝君君輒其

人絶之家故臨溪多鱗魚里人之所爭漁君不漁曰
食魚不如觀魚亦高士之風也以崇禎甲申十月十
四日生没於庚辰正月十六日得年為五十七葵于
家北負癸原有遺詩一卷曰鵝谷集云配豊壤趙氏
學生正儀女繼配全州李氏忠義衛國女趙氏有婦
行以小學為則先君二十年年三十而没墓同原異
坎李氏性仁恕不忍嘗瘡頷藥窮醫言鸛龜可醫家
人生得之李氏輒放之曰誠不忍以吾故戕生也教
子則方嚴有義訓後君三十年年七十一没祔於君
有四子二女子宣時聖時文科方為江東縣監正時

敬時女適李廷相梁澧李廷相妻趙出餘皆出李氏
江東克世其業亦以能詩文有名都下從余遊且久
嘗以狀請余銘甚懇屢請而逾懇余固知江東不餙
於其父而顧未嘗親習君故鄭重久不應近者屢徵
於其鄉之人其鄉人之言如其狀遂為之銘銘曰
西石之谷白鵝之鄉有墳三尺是為高士安自邇之
藏

玄溪子吳君大觀墓誌銘

吾友福川吳永伯有賢子曰大觀材性夙悟雋絶九
歲作百句詩賦十一歲通二經四書其父有文章為

後進師其門故多奇材然莫有當君者出而應舉庠
課製輒居前亦莫有當君者十七中大小解三場二
十二為　庭試壯元名聲轟甚不知者目君為才子
君固才矣其資器過其才獨以才則失之矣二十四
以腫没余吊其父曰吾輩福薄君生而靜定粹一自
三數歲已能謹辭氣分別道理其讀孟子也長者問
何篇最好對曰盡心同學者難曰盡心章句短簡不
若諸篇可喜君曰精義入神觀理者當觀其終他篇
不如也講論語富而可求章至諸註家輒輟讀若不
慊者父問之曰誠使富貴如道義之可求者雖賤御
不辟不則從吾好而已今註家以可不可歸之命非
孔子意此在九歲十歲時也嘗曰是非易辨也名節
易樹也惟天理私欲難察苟私也雖有震世之術抗
主之行曷貴哉亦嘗曰學者貴心公心不公學問為
餘非自夫黨人作而無真儒以此也每覽十七代史
至忠臣孝子未嘗不悲吟流涕讀諸子文有不當理
者必投卷曰文人不足取君非苟言者特其所期厲
然也及腫作卧席見名世文宗在架屬兒曰彼某卷
有范文正公義田叙可取而来傍人曰何為曰吾嘗
有志於斯病思偶及之其在兒時亦嘗佩小紙在帶

曹偶迫視之蓋經濟策數十條云余睹於世有才者類儻薄前翦淺顧君則器識範行過人如此他固其餘也其連雉於黌庠及魁及第也察之不色矜容喜退然如無能者余益重之語其父曰吾輩老矣在後生可仗而為先後者此子也噫令其死矣奈何不痛恨於福薄哉病亟猶力病不欲戚其父母及沒屏婦人正席而沒亦可以觀其人也君字敬叔自號玄溪子自典籍移禮曹兵曹即止慶尚都事遺集莖一冊君嘗以古人傳後多在晚年作有作故棄不畜今一冊亦君死後所收於人者也然詩文閎警變博往往奇

思衍溢非宿匠老手所可及觀者當得之其生在
庸廟三十七年辛卯十一月二十六日其死在今
上甲寅七月九日葬坡州泉峴首甲原父永伯名光
運前任弘文館提學母安東權氏大宗伯太學士愈
之孫女娶平康蔡氏正言膺萬女無子其父悲其賢
而無年錄其事托余為銘余亦悲君者亦新哭子益
知其父之悲不忍辭銘曰
作人如君而蚤折君可悲有子如君而忽失之君之
父可悲不惟君之父可悲凡所知君者皆可悲然此
世同歸於盡惟賢者不沒君可以無悲為君之父與

知君者亦可以不悲噫

從祖祖父　贈叅判公墓誌銘

公諱璘字仲玉姓姜氏先世晉州人曾祖右議政貞靖公諱士尚祖礪山郡守諱純考新溪縣令　贈左承旨諱弘益妣全州李氏戶曹判書孝敏公諱景稷女公以崇禎辛未八月庚午生其生孝敏公相曰貴人也儀容魁碩性重遲慤厚誠長者簡語言毋容曰必晨盥衣帶坐南榮終日漠然無欲望之如塑人焉筮仕至燕岐縣監宗親府典簿尚衣院僉正八十例陞通政階除僉知中樞府事後以中子　恩贈戶曹叅判壬辰六月二十六日卒葬衿川蘭谷先墓之南首酉原貞夫人全義李氏縣監耆翊女與公同升大塋行重牢禮先公三年卒附公墓三子碩厚進士亦壽職僉樞碩望武科嘉善僉知中樞府使碩載早沒適孫樵進士餘孫曾男女姑不記公實為我祖之兄如我祖謹叙始終不敢有妄言銘曰

公之壽八十二年公之夫人八十一年公之子又八十二年合之為二百四十有五年嗟乎厚德景福之家為然

從祖叔父僉樞公墓誌銘

我姜氏世本晉州我從祖祖父僉樞公有子曰諱碩厚仍父子俱年八十二歲俱登秩為僉樞人罕貴之過於世卿公容貌豐偉鬚髯每家貧事父母六十年自居處飲食衣服必備物每歲以春秋設宴為壽帳具罇罍盛設笙笳琴瑟檀拍乘風之鼓登歌而下舞廣請賓客宗族以樂親賓客宗族不知其為貧飢喪父母終身傷慕如嬰兒有弟任氣性喜怒過中同居至白首未嘗失容性誠厚不餙篤於親戚鄉黨故舊親戚鄉黨故舊緩急爭倚公見人有困急必流涕見人有善雖小善必喜至見人有不可意則必面罵之聲氣盖厲然壹皆出於中心亦不宿蹄也故人德而不怨二十四為進士八十年終於進士竟以壽得僉樞也公字德甫高祖諱士尚右議政貞靖公大父諱弘益新溪縣令　贈左承旨父卽僉樞公諱璘　贈戶曹參判母貞夫人全義李氏縣監考翊女配　贈淑夫人迎日鄭氏通德郎萬祺女配　贈寧成氏通德郎萬祺女皆有內德皆先公沒子穉進士女適李兼休皆鄭夫人出側室子樾櫓女適出身李涉同知李義煜進士無子子從祖兄之子必教公以　孝廟甲午生以今　上乙卯七月二十六日

卒叅判公以上皆葬衿川公始別葬於長湍月峯山
貟卯原兩夫人祔銘曰
阨于世亨于年年則吾世誰然維月峯之蔵阮吉阮
安以福其子孫

晉陽君　贈右賛成柳公墓誌銘

我　憲文王御極之二年甲子春正月适叛于關西
長驅犯京　上南幸時有臣曰柳公孝傑公與錦南
君鄭忠信宜春君南以興等同心協力以叅鞍嶺之
功宜春公之婦翁云始方賊之興也公從都元帥張
晛在平壤宜春及朴震英亦從元帥在平壤數人者

素傑特有雄名同在幕府若熊虎然賊惡之詭為書
以甚之公立與二人者白于帥洞敗其謀又同為書
義喻數将之在賊中者而歸于我時賊已潜師統出
平壤後公遂從元帥躡賊而東鄭忠信亦從焉公力成之立起先士卒疾馳到嶺
乃首畫鞍嶺之策公力成之立起先士卒疾馳到嶺
下舍馬而上陣于嶺之顛其勢我俯而賊仰風亦助
之遂大膊戰禽賊獻首于　行在　上還都録功
賜竭誠奮威出氣振武功臣踰擢公二級封晉陽君
卽其年三月也公字誠伯晉州人麗朝之末有諱曰
珣太學士靖平公麗亡屛于郊以終其子謙事我

英陵寶文閣直提學錄清白是為公七世祖工曹判
書諱辰全為曾祖祖諱溶府使　贈兵曹判書考諱
珩統制使　贈領議政始議政公當壬辰倭創仗劒
赴　行在背涅盡忠報國四字雪泣誓衆士與李舜
臣大劒倭于閑山忠烈焯然事具在海東名臣錄公
之義勇勳烈蓋類其世也妣　贈貞敬夫人全州李
氏以萬曆甲午生公二十一叅儒從武業二十五狀
元及第二十九為黃海兵使至甲子而建大功紀名
盟府則公年三十一也自是　上眷倚益重而公已
病矣其　遣醫給藥與　問疾視大臣丙寅起疾為

京畿水使竟以丁卯八月二十七日卒年三十四嗟
乎何其短也自後　國家多難莖十年有丙丁事而
公不及見之矣公少性豪負氣勇略武捷習弓馬
鞍嶺之役鄭錦南固首倡先據之議而其戰伐禽馘
公實多功焉宜春素重公不以常壻待卒與之討亂
同勳宜春前公卒數月而殉節於安州云配貞敬
南夫人性嚴教子有法丙子之難在鄉舍聞變哀遣
子赴難斯可以匹公德矣墓在高陽樊德里酉坐原
夫人祔三子長浩然府使　贈承旨次赫然武科判
書季卓然郡守以承旨公叅寧　國勳後　贈公右

資成我祖母為承旨公之女故公於樸實為外四世
祖銘曰
維鞍之役維晉陽之為特賊窮而禽　王返于宮茲
維公功嗚乎豈于功不豈于壽維其名之彌千歲其
久

府使　贈承旨柳公墓誌銘

我祖母貞夫人晉州柳氏之先府君曰諱浩然字養
吾府君之父晉陽君　贈右贊成孝傑母　贈貞敬
夫人宜寧南氏宜春君以興女晉陽宜春之封俱以
甲子鞍嶺功功在社稷焉府君以萬曆壬子生性厚
質嚴重有識量居家孝友弱冠遭父喪既卒喪宗黨
共規偉公謂公有先將軍風亦宜春之出也共勸公
以武進公曰我苟從武者奉母訓弟無人不可遂謝
勸者專意舉業年二十二成進士粵六年己卯始仕
為司饔叅奉轉至尚方主簿乙酉又遭母喪方母疾
甚也公嘗糞剌股進血公之二弟亦剌股進血宗黨
聞者共感異之辛卯復官尚方其明年監陽城縣已
亥守金浦滿瓜課常最政平民順母苛令而租籮及
時御史察舉　上錫馬以章寵之陞拜仁川尋病歸
丙午以病往浴温陽之湯泉卒于浴所寓舍五月二

十五日也歸葵高陽先塋左酉坐之原夫人江陵金氏正郎守宗之女生後公一年後公十八年年甲子而終祔公墓後以適孫貴公　贈左承旨夫人　贈淑夫人有男女各二人男曰星三文科掌令曰星五縣監後於公之季弟女長適牧使姜琛卽我祖父次適判尹申厚載孫曾以下內外多不記適孫貴者府尹憲章也晉陽公以上之系詳於晉陽公之誌故此略之銘曰

晉陽有子去武為儒為儒如何孝友不渝既盡於家亦善于官噫晉陽有子何必鉞矛虎搤桓桓然後為趾羙我銘其實以詔後嗣

掌令　贈參判晉城君柳公墓誌銘

公諱星三字台老柳姓晉州人為人質率坦偉善飲酒其少也放小節無甚拘餘及居喪則執禮甚嚴三年無少踰宗姻鄉黨善之其年二十四中進士三十三文科內歷正言掌令國子司成太僕宗簿正而止外則二府二牧而已歲庚申黨人設獄以構殺異已公之仲父判書公及焉自是公遂屏跡約處酒後每流涕居官簡易無事則與所過客盃酒飲驩類不以官事為意及坐衙裁決敏副毋淹牘枉判辠為湖左

御史刺舉不循私其時大臣以真御史白　上云性不適俗不喜華利不樂進取交遊自庚申家故以來益事歛絶而亦其性固然初許執政績秉國赫貴舉世之所委奏公與執政為近媾可援而絶不過其門尤惡其庶孽子堅怙張詩亂遠避之如涂穢宦業之不進亦坐是也晚節尤喜酒尤薄於世事已已既仲父之寃得白公之所為處固易於前而顧曰吾老矣時自浮沉於漫地而已遇酒輒劇飲大醉醉後輒贏卧譆譆而言曰閔宗道吾不知柳命賢吾不知二人者為時貴用事公常心惡之故言發於酒後如此云

大父孝傑振武功臣晉陽君父府使浩然母江陵金氏正郎守宗之女公生於崇禎辛未以歲庚辰卒年七十配　贈貞夫人全州李氏有婦德先卒與公同墓墓在高陽先塋酉坐原子五人憲章益章瑞章以章德章憲章文科府尹瑞章以章進士女二人適沈玹俞樞姜棆進士其始進秩以勳胄又進秩及封贈以長子　恩也公於我祖母為同生兄弟故襍習公遺德不直擾狀而得之焉耳銘曰

棄而不顧不咎醉則吾外物不有嗚乎從吾志不辱人之卓犖不苟者類不媚世而歸於酒我與世交相

吾身而已何必貴仕

叅議柳公墓誌銘

樸於世亦老矣自宗戚鄉黨朋舊過從以至於朝位著序之間所閱人多矣其間亦豈無相習者而審之於儀貌性行之際罕有如戚叔故叅議柳公非敢誣世也從樸之所見者為然但未知視古人公為何如耳公諱憲章字子維家世晉州人為宦姓曾祖諱孝傑　仁祖世以武功封晉陽君祖諱浩然府使　贈承旨父諱星三司憲府掌令　贈吏曹叅判弘文館提學晉城君母　贈貞夫人李氏奉事碩臣之女公

以戊戌四月十三日生其始母夫人蓋夢鏡而身及生好秀其祖承旨公愛之與小名曰起我其意謂當長而興起其家云樸顧不及公少時其及見在中年以後公姿容端俊美鬚髯體儀步履安重可觀質性貞和氣温色莊喜怒不形其居家孝友善居喪謹祭祀其立朝厭交游惡姍訐翕訿則朝退則閉門簫閣蕭然若寒士其在州邑廉靖敏慈因俗而為治不矯情不干名其在親戚故舊愛好術靚不以貴賤高下易其視始終若一焉故窮族附之困士慕之其在接人應物語言相酬也誠貌兩至辭理雍容詳簡得中而

諷詣俱雅有時神愜意會則眉際乍聳英氣動人以
樸所見誠天姿近道人也言者或慮公風論才具視
天姿不能無差分以樸之甚慕公而猶不能無疑於
是也然公策名四十餘年前後廢屏居九之八中間
立朝通籍塵在已已數年而亦不久以母喪去不復
入顧其當可言可為之日無多亦公嘗從容語樸曰
當已已　國母之遜也余時為儀曹郎以二老人在
堂亦余屬起廢不能立奔官以伸吾志此為余終身
恨嗟乎可以見公志也若其才小試於州郡士官而
州郡士官治推而大施之宂是不可知也丁已進士

辛酉登謁聖第公議擬薦翰苑而權臣沮之以　山
陵勞陞六品國子為典籍禮曹兵曹為郎憲府為持
平掌令諫院為獻納玉堂由副修撰至校理春坊由
弼善至輔德軍資宗簿為正刑曹為叅議知製　教
則常帶焉外任京畿都事及順天中和江陵鍾城濟
州慶州順天濟州慶州則辭不赴中和有生祠圖像
而祭之公常病已已柄人之為睨鄙尤愛護士流奬
引清議人士之自厲者歸之焉方公之病亟也樸每
候之每見病逾痊而神思逾安無一事或亂時或作
詩箴銘卧而仰書言工字整無異平昔一日命侍者

扶身向　闕加朝服嗚泣流涕其日卽　明陵小祥
也其在常日與子弟語及家世　國恩亦必感激泣
下旣卒羣弟如失父親戚如隳體鄉黨故舊來吊者
其哭也皆哀甚辛丑六月十一日也公之子敬基狀
公行多實蹟可載而今不盡從獨紀余所明見知者
謹之也公凡三娶元夫人金氏右議政德遠女中夫
人李氏士人宇量女今夫人李氏士人昌明女子進
士永基二女適奉事李億休進士李萬全者元夫人
出子敬基中夫人出卽狀公行者子廣基秉基逌基
女適進士李用休權龜齡者今夫人出墓在高陽樊

德里先壟坐酉之原元夫人祔公於我先子為內從
以故檃得侍公實自童小嘗語檃曰爾家有池爾何
不種蓮蓮出汙塗碧籜明皎不近餘清不近苦自
令人可愛爾何不植蓮是蓋公之自寓而亦慮檃褊
固不能於處世故言也檃受之在心圖所以終身不
辱公命焉噫系以銘銘曰

嗚乎所余紀公者從吾而不其子之從匪謂其子之
濫於父終不若余言之為公余言不餘一字屢思如
稱者錙銖之維謹如僞真者豪髮之必其似苟信余
者庶幾乎其得公之在此

碣銘

通德郎愼公墓碣銘

吾里中有通德郎愼公其人誠長者宗戚言其孝鄉黨稱其義朋游道其忠所識窮乏者歸其仁至咸一辭誦公則曰中興其家云公諱徽五字汝常居昌人高麗司徒修其始祖領議政居昌府院君章成公承善左議政益昌君守勤其七世六世祖　贈叅判濟昌君得義其祖家世勳伐舊族也父永平縣令憙母江華崔氏漢陽趙氏皆淑人兄都事徽典崔淑人出公出趙淑人都事君不幸早死有賤婢乘時作妖言搆於丘嫂家大亂不祥公弱年當此變壹以誠意居母嫂間以鎮安消釋之妖息而其嫂意亦解及其孤子慶重病公竭力救視如子嫂乃大感悟信服家以大和嫂嘗語其私親曰世未有如吾叔賢者慶重死收其子數歲兒力養成長必求法家女妻之使尸其宗事則在其嫂既沒後也家自喪難以來產業蕩亡不可為生有薄田在交河將母往就之亦微略不可以取給乃與其家人約曰男從耕女從織績已與用事僮僕同苦樂其他設任指使皆當終得其力盖十年而復業如舊昭德門外舊有世居第宅宗孫不能

守易主公慨然還金於所主者而有之其父祖累世
之葬不吉卜吉地改葬立石置祭田豐壤有遠祖墓
墓表而碑泐與宗人謀改封而新其石於是慎氏之
門户聲業儼然復振於危喪蕩剥之餘噫撥亂興衰
豈獨有國者然哉降而在公卿大夫士庶家亦然雖
其輕重異器小大異形其為功等焉識公者以中興
歸公固也公居家孝友謹祭祀善居喪待人惻惻不
餘其庶叔叅奉君懋行義士也奉於家敬事以為子
弟師式其姊申氏早寡亦奉與同居憂樂與共其窮
族歸者給土田馬牛使得安業以生喜施與尤急於
死喪其賴公而存濟者蓋非一二云公卒在　肅廟
丙申五月十八日去其生庚子為五十七年葬於高
陽大壯里首癸原從先人兆初娶坡平尹氏士人鉉
女公之始營於交河也尹氏實從焉夙夜井臼織作
以助成其業前公二十一年没葬西山先塋側繼娶
全州李氏士人大年女亦有内德皆不育取族兄子
龜重為後文科前任司憲府監察庶出女適崔時傑
監察娶羽溪李氏我外祖叅判松坡公孫女有三男
三女男後聘進士好學篤行後彭後咸女適尹弼襄

李奎齋沈鈗銘曰

士當以孝友信義飾其身何必文亦當以誠性力志興守其家何必公孤於慎公允其充我銘以詩維里人之辭序自有賊婢以下至在其嫂氏沒後也都事子孫請改之故遂改以其孤子處重有奇疾凜凜宗事危孤不祥公時厘勝冠弱年事伍嫂撫視孤子誠志懇苦篤至及處重竟死收其子數歲兒者鞠于家力養成長亟求法家女而妻之俾尸其宗事

叅奉柳公墓碣銘

公諱集字成伯柳姓文化人也父敬身叅奉母淑人尹氏公為人偉秀謹雅不妄言笑不交游愛兄弟異常於析產後不忍其兄弟之離也必賣腴獲具舍居其弟近之弟有已死而不可近者必聚其孤寡而共爨居弟妹異居月必步履往至老不廢蓋人倫之至也弱冠屢舉晚始登上庠以太學薦除　順陵叅奉甲戌以風疾終于第寢去其生庚午為六十五歲配淑人東萊鄭氏都事栻女都事為戎高祖晉興君公外孫故淑人亦為我彌外孫其高祖希登以掌令為乙巳名臣淑人生長於內外名家甚有婦德先公沒公葬楊根木栗洞艮坐原淑人葬廣州吾古尾丑坐原蓋異原而俱為先壟云公自始祖車達世有大官縣令　贈補祚功臣文原君左叅贊伏龍禮曹叅判　贈扈　聖功臣文陽君希霖宗親府典簿　贈承

肯命男於公之父叅奉公為曾大父大父父三世公有二子長文郁進士次文炳妾子文興文經二人孫曾男女適庶凡五十人不能紀狀公行請銘者為適孫應龜治石為碑者為衆孫永宗防禦使徵龜皆長子文郁出者也銘曰

嗚乎謹而友君子之行君子于阜阮安且寧

進士柳公墓碣銘

文化人進士柳公諱文郁字郁哉其祖車達佐麗祖為三韓功臣始大其後高祖希霖禮曹叅判扈　聖贈文陽君曾祖命男宗親府典簿祖敬身西部叅奉父集　順陵叅奉母淑人鄭氏都事栻女都事為我高祖判中樞公外孫而淑人其所生也故公亦為我自出與我為異姓同高祖兄弟而先人之所同游亦為我父執焉是以侍公實自童小公容姿端緊性樂易衎温語笑諧和不厭重交道愛好人倫與同志疏論已友邦禮之誤成進士在已巳娶恭人海州鄭氏縣監東龍之女縣監兄弟好禮並遊眉叟許先生門下資而為教於家故恭人有女士行先公沒公阮荃輿都下衆考為社燕如洛中舊事云沒於丁未七月二十六日去其生乙未得年為七十三葵于楊根

木栗洞先塋壬坐原恭人鄭氏盖祔生三子一女子
應龜廷龜生負徵龜武科防禦使女適洪重啓內外
孫曾子女凡十九人徵龜時防禦永宗克治石立之
銘曰
龍門之下大江之上嗚乎是為善人之葵

行狀

左議政益昌君慎公行狀

故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益昌君慎公
諱守勤字敬之又字勤仲領議政居昌府院君章成
公承善之冢子也公之妹為廢王燕山君妃女卽我

恭僖大王潛邸時夫人時廢王無道設刀鉅搖刑
以戮害良善朝野蕩恐盖天命人心已去而　恭僖
王之在邸也有潛德令聞衆心之所係屬朴元宗柳
順汀諸人密有推戴意姜相龜孫亦與焉龜孫與公
同為相一日設機辭難公以妹與女孰重公逆對曰
只恃世子英明元宗諸人之陰試公也公亦曰廢妹
夫立女壻吾不能後元宗與公博博法有將有卒東
人謂其將為宮元宗臨博故易宮以見意公推盤曰
我頭可斬元宗知終不可動乃於靖　國日遣辛允
武李藻椎公於通衢之橋而殺之正德丙寅九月二

日也二弟留守守謙判書守英亦被殺　恭僖王既
正位公女為　妃居三日元宗等亦廢之噫公之死
非為廢王死為萬世守君臣之義而死者也其義皎
然其心可悲向者當元宗等之試公也順之當不見
殺不見殺則勢位貴富當赫然加盛身嚮安樂厚好
有無窮之利而必去此而取彼則非苟而已也其意
必以為我既事之為相雖無道義不可以貳彼廢立
權也我所循者經也若死生禍福利害外也故壹其
義至死不變為萬世君臣而守其常道彼居妹女輕
重而闕公者甚矣其不知公也　恭僖王八年癸酉

冲菴金公淨訥齋朴公祥上連名疏請復　妃其疏
有曰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顏等廢逐　國母推其心
雖董曺何所憚乎慎守勤無闕　國之罪而元宗等
必加之罪又必累　妃而廢黜之此愛身而無君云
至　仁宗御世　特命復公爵蓋知公無罪也夫當
昏明擾革之際奔走援附設機智徼險言存亡死生
以為功者是其人豈盡達權哉其意豈盡出於為
國家至誠惻怛哉類為富貴使也善乎司馬遷之傳
伯夷曰末世爭利維彼奔義公其庶幾焉然伯夷免
於兵公則竟死於豎夫之椎此元宗之罪也況迫廢

國母無人臣禮若此類惡可與權哉惡覩其所謂
至誠惻怛哉公系出居昌始祖修仕高麗文宗司徒
謚恭獻本宋開封人隨海舶来云其後有太保翼少
保世功仍父子以德顯少保之子執平大將軍禦寇
死邊入我　朝有諱仁道漢城府尹　贈户曹判書
是為公高祖曾祖以衷判利川縣事　贈贊成謚襄
烈祖詮黄海監司　贈領議政謚襄簡考卽章成公
妣中牟縣主李氏　世宗男臨瀛大君貞簡公璥女
也公兩世卿相門户貴盛而産業無所增諸子分券
蓋臧獲數口云教子弟有法常戒怙侈以故子弟多
謙謹待人用恩厚不遺卑賤遇害時有奴覆公上當
推先死奴固忠亦可以見公德也配安東權氏左議
政擧女不育繼配西原韓氏同知中樞府事忠仁女
生四男三女男弘輔司評弘弼奉事弘祚郡守弘祐
女適縣監申公涉次卽廢　妃次趙世忠弘輔無適
嗣弘弼代承宗事孫曾以下多不紀墓在楊州西山
長興里坐辛之原韓夫人蓋祔權夫人別葬於交河
之閒範里云當時禍故倉卒子孫屛約不能遂墓道
未有誌碣家牒亦逸於兵燹嗟乎以公之位業志義
其平生行歷必有偉然可傳於後世者而不一傳又

可悲也生年庚午見　璿源舊譜歷漢城府判官見
權夫人墓表吏曹判書見野史右贊成見章成公墓
誌襲封益昌君見公墓表丙寅拜右相其年七月陞
左相見　國朝相臣年表可攷者堇堇如此公之八
世孫進士後聃所采紀者也噫人之死雖死於可死
乃其事或有晻隱難白於世者而若公卓然無可疑
婦孺知其冤尚論者無異辭獨夢翁李公耔日記及
南袞所為子光傳頗見詆毀袞固小人陰娼讒善類
為生無怪乎其喙口故爾若夢翁善士其言何為而
然也翁固非誣人者此必有人欺之嘗聞翁少時與
沈貞同游學亦與金安老為婭亦嘗與袞同為使上
國袞故毀公者彼貞安老亦皆傾險小人不樂人有
善豈其先後誣公於翁如子光傳之為而翁習聞之
謬信而率記之如是耶是不可知也雖然以冲訥兩
先輩之洞義秉正而質公無罪於告君之言雖處忌
諱不能盡所言其意之與公可知斯可以為定論矣
嘗見李荇容齋日記亦有詆公言而荇嘗力沮復
妃議見尒於趙靜菴先生者其言不公又曷足以病
公哉嗚乎世之陵夷也久矣常彝誖敗臣道大亂禍
亂變逆相隨續至是而益知公為可敬可貴宜備錄

其終始表而章之以詔於世故曰後聃之請而謹狀之如此云

遺事

淑夫人李氏遺事

小子幼小時嘗在祖母申夫人側夫人語其高祖妣淑夫人延安李氏事一二事往往異常顧幼迷不能籍識而猶不敢卽忘也比者祖母之兄之子申荐延甫氏錄遺事附諸遺稿之末而授之小子謹受而卒業其中所嘗奉聞於祖母者為多焉夫人　成廟朝佐理功臣延城府院君樗軒公之五代孫乙巳名臣

巒之孫郡守廷顯之女歸于我外先祖延安都護府使諱純一府君平城府院君忠景公之冢婦也夫人性幽閑簡靜而靈慧天得也尋常警欬間動見奇異能前知事始若泛言而已而皆果然通經史工詩無善書法皆不業而能古故有靈仙謫降之說荒怪幽詭君子所不信而無其或有是歟若夫人者何其異也時常齋沐衣服整几席圍屏深卧戒家人曰毋驚也俄而絶氣息無動若病甚而中室者傍人久則呼覺之卽欠伸曰何驚我也察其顏色神氣無異也豈道家所謂導引內視之法然歟有疾輒向空若問答

之為舉手有頃有物輒在手不知自何而至吞之病
即已侍者怪而近視之如世種鳳仙花子香烈觸鼻
潛取而襲藏之形臭久而不變問其名曰石中彈問
其所由得則曰天餽之云其孫在側者誤取其一嚥
之味辛甘絶異夫人覺而恨之曰此非人人所可食
汝飢食汝壽必不長後果如其言病中輒閉目如昏
囈聲在口不絶諦聽之則誦易甚有次第非囈也吉
凶必有夢為非紀而徵之皆驗子侄及親戚之來候
者在外次不及以聞而夫人常自知之曰某來可使
進之下世後當其諱辰子孫婢隸輩或失謹潔輒遭
暴疾如神謫久而不衰此皆夫人之長婦仝義李氏
遠事親見而告之後人者其言信而可徵不然我祖
母言訓有常豈以是輕語小子亦非好怪者豈無稽而徒妄言以驚世
故信事小子亦非好怪者豈無稽而徒妄言以驚世
也覽者苟以好事者所紀搜神述異之類睨視之則
失矣夫人平居不拘拘女紅察上常置周易及太白
集一帙云藻鮮甚高子弟從試還閱券草預言得失
無不中登試則歎曰世無能文者此輩亦得之耶此
賢母之言也視世之丈夫而苟慕僥倖者何如也輦
輸精工敏妙時代都護公裁詶簡牘書詞兩至見者

不辨其出於閨裀一日自禁中下黑綃八幅命夫人書進將為屏御也其書重於世如此遺詩逸於兵火追得於家藏及耳聞各體僅二十七首嗟乎此其千百之一二爾何其少也然古之蘇氏婦謝家女之流其名至今章顯於世而顧其語不過盤中登山等數篇而已又何必多乎哉遂合録而名之曰雪峯遺藁夫人所嘗自號者也金尚書時讓荷潭録載夫人二絶而分之為二人作詩中三數處亦與本藁少異皆錯記也但芳草一句從本藁則失粘且少意從荷潭粘得而意却工此則恐本藁錯也本藁中諺處改正

凡九字存疑凡五字小子於遺事頗詳而特不深及於詩者將以屬之於吾友李君來初為叙來初深於詩論詩無所失得其語可以示後此亦延甫氏之意也夫人卒於天啓辛酉生甲戌逸而以都護公年歲永之壽不下七十云

菊圃先生集卷之九

祭族侄質卿必文文
祭聘翁慕濩齋李公文
祭從叔父僉樞公文
祭嚴僉正慶遇文代作
祭申從叔進士莽文
祭洪司諫逢春尚寅文
祭亡子必詩文
祭亡女初暮文
祭亡子再暮文
祭亡侄通德郎必肱文

忠清道進香文
祭英毅公南公文
靈穴請雨文
日月山請雨文
興霖山請雨文

菊圃先生集卷之十

晉山姜樸子淳甫著

祭文

祭觀圃李先生廷揚文

嗚乎朝之貌悚悚夕之言譆譆誰謂其病雖病其誰疑及夫傍人覺而操藥而病已不可作噫噫人之死生者然耶然也公之事其止焉耶彼一第何物也而必人之指得失而謂窮謂達者何說此世諦君子不道而於哭公者小子亦不能置而不泄公以博學宏文詞弱冠來京師得盛名於翰藝朋游之場殆四十年茲當試人輒曰若公可以不簪於著而望于時既

而終於不得而窮則公之奇也世事低回去日苦長好顏非昔白髮如霜城西寓屋風雨滄涼身寒而誰使裘不食而誰為之享聲迫阨坎壈以終其平生公則裕如常處以亨今而在者吾知其嚬而不嗥而在小子終不能置此而不疾聲也公容端色温神情朗若性慈仁懇惻其愛兒之容奉親之色小子已於童子時得之出門而交朋友如胖鄉里有挾筴來者不拒户外屨常滿晚學後生資而為聞士者成伴如小子弗類亦嘗以故人稱兒拜牀下受業有常顧頑頓蒙昧尚至今無所就將而開教之恩不敢忘也公晚年益潛心為已外固類昔之為處而中卽黯然日遂人之知不知未爾小子彭原之謫公手書千里道勉之摯春風野草之喻尚耿耿在心庶幾朝夕諷詠終吾身無或失墜不知不昧者知此意也耶記公之病革也始趨而侍者以昏暮辭再進而朝户之日方曦公卧在席弊衾加于上旁有一老婢持藥椀垂涕公手以命小子前執手且語而不成辭欲起而又若留之類不忍相舍之為及退而降于堦則臯者已號于屋之危矣朋友之来者皆哭失聲曰某以布衣死無子天不可知小子忍淚而解曰天固

不可知亦有不可必謂之不可知聞之公之室方有
遺腹天在此矣天在此矣公之事其止焉耶果不止
焉也耶小子姑退而俟之

祭權安州懋文

嗚乎教而吝窮衆性則同誰其不然君子之忠如何
不懷易息于窮毋聽以鄙匪汝昇胸昔歲君灘公尹
彭原時維小子致寇以言族喙而吹　嚴命迺及
王府編籍實在公邑我去有依我行如歸清川瀰瀰
壕壘如圍關樹方春鶻跼花飛公出迎我載笑載唏
勞我行役言洎我資次汝有館亦有釜錡我割我廩
尚汝無飢亦分我庖及于薪芻毋用包憂用顧坎乎
惟是爾堂有覩其老邈此儕囚曠不昏蚤入為爾嗟
爾懷則邦亦宜理處無悴爾華小子拜興緊公是荷
非余之荷公實庇我靡甘不記靡苦不憂徵公血煦
我骨西潸塞裔荒貿地恠風慢鴂鶗書號鵂鶹夜攫
弓刀睨咆人隅如虎屏伏憂懾常閉我戶時觧窮顏
賴有公訪民餘輒駕無數日曠俔章委蛇罇酒有暇
謂余拘纍不責報謝宿我在都豈不承侍蓋覿其粗
不及其至比獲密邇得公始備温仁其性豈弟其姿
辭氣徐安動止如儀人慮其柔我執不踦人疑其窄

我度之吏聰明異邁豪穆森中百為方紀處以從容
為才為謂豈公是居翩翩筆札亦公之餘畤觀公者
侠在與人我席有賓言笑云云莫謂其踈我視維親
亦既如舊誰曰其新鄙人之意若在于躬有籥者力
亦盡吾衷嗚乎我公古人與從顧此豐凶重速天怒
毒降大戹惡子之故頑宄不斃人鬼交惡公尚不棄
扶服来護暨茲奔哭公又殫顧凡百左右不顛于路
及葵而返泣将筵几囚山為家理逆情數公彌矜恒
惠施加垂眞饋無斁賴伸窮私終始之賜實鏤我脾
彼頻頻者謂倩為疵公蹲而歸余又南移參商歷落

後期有無手書如面三及荒隅逮余　宥還公病在
幬余憂未除不遑立造晩始及門公握余手契濶悲
喜羞余以酒徐瞻容衛酷見其頹然喜精神不受兒
祟亦有棋鐏朋接如舊謂公後笑用不深疚夫何羨
疹式歲以加藥餌匪鑿扁倉其何公病雖革公意逾
又可以定人死生之際聞余在户輒命至前語藉究
強致以勤辛一昔間矣臯已嗄矣吁其幻矣公其遠
矣晏晏之儀於何更憑温温之辭于誰更承親戚之
歸誰使依之賓客之就誰使宜之言公世歷蓋亦惋
然甃甲登名餘三十年世路如兒孰軒孰冕屈以郡

紱白首連蹇竟坳不昇人亦急善令嗣佳秀克繼公
趾身後之報庶幾在是自公之亡日亦徂止人尚不
忘矧在小子恩深莫報但有聲淚方其慎也余有齋
事不送于野奠不憑穴幽明俯仰痛恨靡泄薦觴一
哭今焉永訣

祭戚從叔柳參議憲章文

嗚乎自小子哭公旣時去日遠而思之輒心若痛目
若泗口若噫以吁不思而亦身若常有失焉者豈小
子有娓于太上之忘情將公之於人自然有不可忘
若歐陽子所謂寧有厭已者耶嗚乎公於我先君為
內從至親也俱居城西外叱隣也以故小子得侍公
實自童髫今且二十年每進門庭蕭然若無人前而
洛户公則在牀衣冠齊整體宇端温儀致如度而不
近於矜持舉止循常而無失於流放卽而承叩辭氣
雍容詳而不煩簡而不歉諷而不迫諧而亦雅往往
意會眉際乍聲如酬如酢神采藹然使人聽之不自
覺其感發警省而於尋常謦欬世法寒暄之際亦有
以想見其襟期者嗟乎不賢而能如是乎至若怙雅
自守榮辱一致謙和無競賢愚皆得則王待制陳忠
肅合而為一入閨梱之內和而有序昆弟親族無不

各得其宜則呂正獻之家法而范文正之質行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非公之謂乎嗚乎今而已矣小子於何而更接君子之儀容也於何而更聞君子之言詞也於何而更觀君子之操君子之行也此小子所以思之而悲不思而亦悲愈久而愈悲者也嗚乎觀於世名浮於實者皆是而顧公則實過而名不及非小子諛也蓋公有堂奥之備而處之若缺有藩蔽之華而歛之若拙居家持守不少懈而惡其為飾在官廉公以自居而恥其為介待人應物曲盡事情而不斲其

赫赫之光炎炎之聲故人皆知公之為可美而尚不知其美之至於如此其中自以為審公者深猶有不盡其實而淺則觀於外而止耳此於公固無所損益而自人言則以公之賢立朝四十年終不顯大其用得使人人盡知其所有而顧乃沈鞠掩晦了一生於杜門却掃之中此君子所以不能無憾焉嗚乎公不以小子為陋敝濫嘗引置顧與之末而時賜開示一日語小子以平生一二回曰吾鄉居里名適符陶字取以自號為陶村有慕於陶山之風也於此可以見公之所自勉而亦嘗教之曰而家故有池而何不

種蓮蓮處濁泥之中而碧藕明葩出水亭亭皎不近
餘清不近苦自令人可愛而何不種蓮此蓋公之自
寓而已以命小子也鄭重言外之旨尚在心耿耿小
子雖不敏敢不服膺終身期以不辱公之所命而惟
是標則已無其地啓發已無其人徒倀倀茫茫不知
所以為依斯可悲矣抑小子最所感歎於中者當公
之病亟也氣息微綴凜凜有晷刻之虞子弟傍泣見
者色慘而公則處之怡然神思愈安人有慰之者輒
微哂曰吾自知之耳時或作詩作箴卧而自書詞理
精切字畫均正無論大限在前雖在常昔類非解后
可為者侍者慮其有損而請止則曰非用思索漫為
之聊以警吾沈昏爾以至於舉扶之際而益自斂持
無一辭或亂苟非操履惇篤到得熟處其何能不迷
死生之際而得中於君子正終之義至於如是耶嗚
乎吾不可以復見夫人矣嗚乎吾不可以復見夫人
矣

代家叔祭柳叅議文

嗚乎病吾不得隨人而俟喪吾不得隨人而赴葬又
吾不得隨人而及公之柩豈人有情而我無心耶人
不負公而我反負公耶韓昌黎之祭岌兄曰趨奔東

制死生虧恩斯語類是為今日準備倪仰人事能不
悲恨但其脑中一片可以貫幽顯而不滅者則自謂
不後於人人公而有知者必不以此言為不然雖其
無知者吾可以藉此而自慰也耶嗚乎平生相與倍
此昆弟居分一巷意無兩裔自公棄我我其疇依白
首人世更無知已非我悲公我實自悲單盃一哭靈
庶鑒茲

祭李来初文

自世道之降凡世之朋游而侶作者一歸於俗我輩
之所以為交要亦不免于此然觀世之交有狙詐攙
巧者有淫幽猖悖者有我避而遺之者有已歉而勦
之者有知其不可而彊與之好者有名勢相軋而陰
為之仇者甚至朝暮異情陰陽易質倍負忍賊而不
之顧此則我輩之所創而為戒者也噫君嘗以余見
事不明處物不確為憂余亦閔君之性或激言或銳
酒或不節常以此交語以勉而余不知改白首猶夫
人君亦以其道行小人多怨之年又止中身未必非
酒為之病斯可恨也余自蒇君還病彌月而後起園
花或落或開池柳成陰羣鳴上下烏呼家人開小麴
新釀念前時良辰美景有酒邀君對飲極驩誠可樂

也今此事已矣顧不忍獨自引壺觴攜而就君之遂
為平日酬酢之飲余既念君之以酒傷生而必以此
侑之亦俗也然古人有以其生而好者效之於其死
嗚乎亦情而已何論其俗與不俗也君其歆哉

重祭来初文

自公之死吾思至則就而馮哭於柩柩藏而哭於几
筵今喪將既几筵將輟吾且於何哭噫哭而無益猶
不哭而且以不得哭為悲其亦不達已矣然人之情
喜則笑悲則哭悲而不得哭其奈何不悲嗚乎公之
所以悲我者亦何也余生世髮已種種出游鄉黨著

序衣冠往還之日久其間相識交從之好亦多矣死
而悼其死何止一二人哉而思之無如公其生而在
者相先相樂亦豈無其人哉而思之亦無如公此余
之所以悲也言其舊則總丱而至于白首也言其交則兄弟也言其誼則四世五世
比密邇非疾病憂故與謫官相失則未嘗屢日間也
言其同遊則北會于華山會于白蓮南會于花山又
南會于英山會于陶山會于落淵清涼會于觀漁越
松會于太白之浮石東會于南川又東而舟會于中
州又舟會于丹陽之玉筍西會于金川之迴瀾會而

不成遊與遊而不在選區品邑者不列也言其所同道則知共尊眉翁之道不為世俗苟倘其視人之陰幽邪詭惟志於苟得及挾私智貿亂邪正者避之如穢物斥之如私慝當　景廟庚辛之際有紹述奸壬之餘者倡為追復之說欲有以幸售之至嗾人上章世道益可憂公亟来就余相視惋唏鼓篋發春秋講不薨寢之義而止過此則時有所厭也賴　景廟盛德至仁言者竟不售吾輩所講幸亦無所事也其後有訟尹鶴者并舉眉翁至稱為兩賢章甫諸名勝抗聲而起嚴辭以正之時余與公適在浮石發京書得之共作南溪行以示意焉於時事亦不自量其畸孤事苟係國紀民則則輒妄効其愚辛丑同疏罪當路丙午交章言徵夏不道狀非共役而在公別為可紀者已盡於哭公詩及銘公之葵此不更及言其文字相與則白蓮有錄隱社有原錄續錄此則兩家合編者也公於余有贈遊俗離序有西謫時長牘有賀池塘水鳥詩有海棠詩漫及則不言余於公有咏梅有詠菊有青桐詩有庵石詩得鶴而賀之鶴死而弔之皆以詩瘞而銘之以文字其二子有說世綵有歌譜錄有序雲浦小墅有和章漫及則亦不言蓋余於公

之多於公於余者以公之遇物遇事輒求余作求而得之而後已余則性懶不能爾亦不意公之即死在今不可以更得之也嗚乎生同世而志同道從游文字上下以相樂言笑意氣亦可謂一時之盛而轉頭之頃此事便已俯仰人世漠然餘此身風雨之朝不寐之夕顧影獨語撫跡如夢吾安得不悲悲安得不哭哭將無所於為哭則又安得不重吾之悲也公之入余夢前後非一而多漫亂不可明記記亦無甚可言獨可言有二其一公如有車馬色叱聲奴撿理書篋顧余而若求贖語之為覺而即成一絶以答其意

曰肅肅理書篋忽忽如遠行相逢不知死猶作別離情此在公死一兩月間其一如以遺集為托者曰苟不必多止三冊足矣嗚乎固吾志也即以是告公之尊大夫發遺篋得詩文衆體各如干方與思卿刋校點定圖所以不負公之所托而成公之意此則在公死之踰年後也文字從遊之私意氣期托之好又不以死生為間而精神形聲相接於枕席之際如此嗚乎又可悲也抑余之所深悲者自夫世益降而風日益下俗綦污而士綦藏君子之處此也其道日益以艱難故嘗與公共訂崇德皓首之義期以毋墮兩家

先人之緒及所同聞於眉翁之遺者其意較然庶幾
其仗倚晚暮毋至於大戾而公則完名全行棄我而
先歸顧今陋俗之陷墊滅濁惟日而甚幾於鬼魅孤
豕之陰恠穢惑其視公在世之日又不啻幾折閱公
時馮天門跨赫曦俯視此世其必愾然而欷噓然而
笑悠然而忘而獨彼恤恤茫茫孤居幽憂而靡所與
從者為何人哉嗚乎言止於斯哭亦止於斯悲亦有
時而可衰獨其中幽結而不可滅者逝將貫幽顯而
歷終古焉爾噫

亡友李来初遷葵遥哭文

菊圃姜樸聞亡友沓鄧齋李来初之葴移壙方哭子
喪性力書數語付孝子陳之柩側曰墳草七宿棺和
尋出神理仁愛一見親戚骨肉顧此人事都絶不得
為馮壙之哭明幽恨結而已嗚乎子有二子子生於
死子女殀并我死匪生然何較此此世皆客何時相
見語此以噯

祭權司諫鎬丈文

於乎自世降而士大夫相為黨以相傾奪此出而彼
入頻頻若鷹斯然其出者非蒙辟為僇人則詬摘而
錮於朝故既出矣相與氣沮貌詘戚嗟怏怏横者騖

於幽詭巧者反覆機詐以為計餘則輯礦奔走以佻
其靈丐其中稍自好者始故厲睨憍色開口立誓言
類若可以由是而沒齒無憾者而終於俛首帖帖者
皆是其為情不一而其為態多方蓋或有重輕躁舒
之分而要之皆不能脫然則世必以完名歸公者有
以也顧公亦既出者方公之出余幼小不及門不知
其初之見於色辭幾徵何如也又不知其初之畫之
為進退之防者其義必如古人否也而其守一室廢
絕人事四十年如一日則可見而知也爵祿不至由
是也辭祿苟至亦由是也環堵蓬蒿垢衣菜食客至

則命酒圍碁去則曲肱而眠偃仰嘻嘻肆志於榮辱
之外公豈果於忘世而然耶其意苟不欲為區區之
行碌碌之趨以屈已而辱名視世之出入役心蒙汚
穢而不自知者豈不誠卓然大丈夫哉人方衣冠妍
雅而公則不盥不櫛蓬髮紛如人方馴貌媚言而公
則笑謔軒眄無所拘拘人方朋遊侶馳往復擧擧而
公則頹然一枕終日無所事使人見之彼可喜而此
可為厭彼可快而此可為悶而其歸終無以去此而
取彼不知其何修而得之也於乎確而恬貞而晦亢
而不詭於俗介而不病於隘其志決其見達其道一

其迹潔然後無媿古人者也雖然以公之剛以公之
勇以公之傑特早得賢師友從事問學以淬養而開
擴之則其所以有之又豈不章赫哉豈止為一世之
高躅而已哉然士之生斯世也立其志以全其德而
已何必學於乎小人曰死君子曰終在公何戚後死
之恫

祭族姪注書 必文 賢卿文

於乎維吾家遠近諸宗維吾年輩適多當甲申乙酉
之際宗人之會始任冠而登席者一時十數人宗人
老少嘖嘖以為吾宗盛事其後登科甲者多其時人
君與樸固亦其時人顧樸忝嘗隨人後馮際僥逾而
君家從父從祖兄弟科甲亦充牣盛又多其時人獨君
久阨屢蹭而起始以前歲 庭獻策大踣以君亦終
得之故諸宗人到今左丞言其時人之盛以相夸喜
況在吾同輩自竹馬追馳以至鼓篋治鉛槧方武膠
序先後取科第以為門户榮其相倚相樂愛好而期
重之又當何如也況所居同在城西近則一巷遠亦
可以相望晨夕徙游憂喜共之而相視顛髮亦已種
種矣方將杖屨周旋碁酒相命以永為暮年之娛而
君死耳田思甲乙之際宛然如前日而俛仰之間人

事之變如此盛衰存歿徒漠然悵心而已嗚乎君有美質豈弟端詳舉止有常處已應物未嘗有粗肆之行浮戾之言一切以柔靜為道靜可久柔可不敝其道應得壽其容高額而深眸精神中蘊其法亦應得壽其文詞峭緊收闢往往英氣爍然筆亦精悍不靡世固言藝葉亦有相可驗夭壽如君者雖其心聲手畫之餘亦宜非夭死者而卒以四十六死此何理也況其死去其登第之日僅十數月日賀者與吊者幾於交跖於堦庭此又何理也記於庚戌秋與諸君結社疇唱君詩有黃花白雪之句余酒後屢諷而語君曰吉凶形於聲言詩又聲言之精者今君詩意活而氣舒類非窮者語君其有伸乎此詩其為之形乎俄而君果登第余方喜於其言之偶中而又俄而君即死豈其詩形吉而適不形凶耶抑形之而余不知也又記君前第語余夢曰夢登第五月而入從班必妄也後君以登第之明年五月死既死未分館例有叅下從官之　贈向君之所解者以月計而及今而徵則夏五月是也噫其告之矣即亡論聲形與夢寐其為兆迫促如此良可哀也昔在戊戌吾家啓周死周亦吾同輩而同亦甲乙人同亦終始相先後者其死

哭之傷心而悲今在君亦然嗚乎藤原之阡思卿之所先卜而葬其親者今將葬君於其傍麓骨肉之所依近親戚之所来往神理仁愛可以安此而永樂獨嫠婦孤兒之無所依以為生者可悲

祭聘翁慕蘧齋李公萬選文

嗚乎樸十六娶公女為妻出入公之門今三十一年于茲矣雖推陋少知所以習公於軒几周旋之際者視他蓋深焉公為德貞執性甚一見其在宴居也則冠帶謹飭儼然如對賓時非甚病未嘗露裸踞卧見人雖親習不以褻服見在樸輒然他人可知也見其交際也則一切冷淡毋甚密亦毋甚踈雖在舊要朋好通情意合言笑而不施昵昵容彼世之盃酒馳逐拍肩造膝讙呶爾汝設死生以為交者固不喜公之為而顧其終始毋失於舊故在公而不在彼也見其在官也則公退輒閉門靜居不事交游得失榮辱一皆任之其始層登低田於年少新貴之下而無歉色晚而衮衮八座而無喜容以樸之所見豈不誠貞一哉其官於外則多樸之所不見然由内而推之亦可槩也人或以公之立朝蓋久而無甚抗厲建明疑公之不勇也顧其人豈盡姍公者哉雖以樸之習於公

者亦不能無疑於是及在丙午賊臣徵夏投函疏誣
辱我　景廟悖逆無道舉國寒心而其黨柄國作威
設刀鉅而助之勢人人屏息惴慄莫敢明言其罪時
公養閑於東江之小墅漁釣與處漠然如忘世者聞
之輒蹙然長歎曰民彝亂矣　宗社之謂何命肩輿
二童立入城倡率同志封章拜　闕下請戮其人以
謝一國其黨煽鼓肆唱益為勢人皆為公憂而公則
怡然無幾微可見然後知公之貞德一性養勇有素
而其在平日既與世優游不欲沾沾小事以沽譽而
干名也故歛默屏晦甘自混於恒人異夫之間及至

臨大變當大節發之為正氣不沮不撓用扶我三百
年國紀人常永有辭於後世向之人與檡之妄疑於
不勇者誠淺之為知公也何其偉歟檡之見公於處
世者一二然矣而以終始所以待檡者言之則愛以
中心憂喜共之而外則如賓然居常無戲言無簡貌
無區區之色三十一年如一日亦可以見公之德性
也顧檡不幸蚤出世性且妄愚不知所俯仰犯冒駭
機動見顛躓公見而悶憂屢勤戒詔或至嚴色而語
之泛聞之類如祁公所謂毀方之云而時與檡言及
時事至世道人心士大夫離合向背之際判畫淄澠

義容凛然見人之朝東暮西反覆心形者不啻如塗
豕區區無少假借則知公之嘗所戒樸者誠出於過
愛曲念而公之所存於中者一於貞固如也公年来
年益高病益深人事益罕曠日不見樸輒命之来既
来輒留之竟日無語不及將去輒問後期眷眷有不
忍相捨之意六月前晦三數日往候於床下公神衛
益不平強語而命之曰吾貞夫人廣州之葵徵諸應
見其不吉可知況葵師亦言哉我幸而及秋者必圖
改卜而葵苟不及而死者毋葵我廣州並舊葵而改
葵之女其識之以告我諸子後數日七月二日公病
暴革不能語越五日甲辰竟復噫年與位與名皆備
瞑下有三丈夫子公庶其無憾於世矣而如樸者従
少承顧受恩無極而三十一年之間緜亳莫報徒見
其盛衰存没而已斯可痛也諸孤卜地於衿川将以
癸亥葵以貞夫人祔如公命公其知否

祭従叔父僉樞公文

嗚乎皇惟我先祖僉樞公享年七十九歳二世而従
祖祖父　贈僉判公八十二歳配貞夫人八十一歳
三世而有公公又八十二歳公實為僉樞公之曾孫
而僉判公之適嗣三世大耋為壽者之家吾先祖積

累屓景之報顓鍾于公家如此而顧亦有以致之也
叅判公質性重慤澹然無物累法應得壽公又有誠
德無餘儀容魁碩美鬚髯聲音轉然一見可知為誠
長者性有至行事父母五十餘年自居處衣服飲食
必備物布衣而有公孤之養而使父母不知其何所
歲必以春秋設盛宴請宗族鄉黨及朝大夫通家者
座中金紫焜煌帘幕屏廻盛具牲牢罇罍花勝爛然
琴瑟鍾竽簫笳登歌下舞極歡而娛親無一歲或闕
及親没公已耆矣而三年不脫衰慕以孺子語及親
必嗚咽血泣不成聲喪既亦然若公庶乎其終身之
慕者矣弟府使公少氣越不馴酒後多使性公同居
至白首撫愛如嬰兒未嘗一失其色人以為難吾家
至親之環公家而家者四五家諸族之近居亦十數
家而有喜則公同喜之有憂患則公同憂患有事則
身任之如家事雖兒少之病日必三數問或至夜起
於隣里亦然推以至於僕隷之賤而無
忽然也故窮人多食於公者不獨親戚為然見人有
不忍必流涕不必於親也見人有不善輒面數而斥
之不必於弱也凡若此者一皆出於天性無有毫分
外假斯豈非誠德矣乎誠者無僞無僞者在人為吉

德神明之所扶佑亦宜公之承有大壽黃髮永年也
小子觀於世人之修貌鍊辭拱揖雍雅而取名聲初
若可愛慕者衆也既而考其實則十無一二取焉者
亦不誠故也若公則凡於日用造次豈盡無循氣而
發由私而動譏笑怒罵之失平者而徐而求之皆原
於悃愊其始人或咈然而終必有以稱焉故小子死
罪敢以為公之善處誠也不盡善處亦誠也記於今
年之季夏公命小子輩曰若等幸而皆有老親又幸
而適咸會又幸而毋論外内而毋出於同堂其各視
力具饌毋為一會小子輩敢以甚暑告退日公責勿
許亦出於誠也遂設席於公之正寢分内外坐外則
公為首叔父進士公暨琢山公俱年七十七歲以次
坐内則從叔母貞夫人李氏八十歲我母氏七十五
歲子孫男女亦内外序坐以次起壽為舞極歡竟日
而罷二叔父之陪公而碁酒相樂則固無日而不然
宗黨鄉里嘖嘖以為同堂盛事僅易月而公下世二
父皆歸鄉寓俛仰之間人事異境嗚乎從今以往求
前日一日之樂而不可復得之矣方公之病革也輒
命小子至前賜之手詑以後事至奄奄而猶爾公豈
不知小子之不肖而嘗子視故然亦命之曰我死必

無使阿萬廢舉生不及見死而欲舍恨於地下也噫
阿萬卽孤兄之小名賢有其具而阨於命公常以為
恨故臨沒之語如此誠可悲也卜葬於臨湍之大江
上遷二夫人之墓而從之將以明日癸亥奉柩載舟
而西下終天之訣今日而已

祭嚴僉正慶遇　文代作

維古通人鮮不愛酒苟皆有託匪役于口夫人處世
衆遇攸紀督情則阨累物則醜中憂傷心氣僕防壽
嘫為来悉笑亦離咎所以劉伶沉冥是就三盃通道
俗物何有蓋公平生是依是取彼騖而伏我心非疚

衆飽而飢我眉不皺何愁使唏何好可誘惟解其願
斟酒以斗遇輒痛飲淋漓衿袖萬事嘻嘻酣睨宇宙
貧而依祿視如宿瘤時擲其帽因首如舊清詩間作
敏毫以副屢酬不疲百篇在手醉墨離披爛不顧收
風襟曠邁俗流雖慤顧余無似識公蓋久蚤事先公
崇德是靚北亭之候公在左右比齒論交至于皓首
共此懿好重以婚媾嫌婉公女謂我為舅憂喜相關
情視逾厚比余屏郊濶焉避逅今夏入都承公来叩
為別幾何酷見公瘦罷俛言笑倦御鐏卣隱為公憂
果病是遘憧憧我懷彼江之阜有輿可肩焉亦在阮

衰骸莫力欲往而否死生之訣我於公負寢門長號
中心如剖公年視我一歲以後公髮如漆我衰而朽
比席對顏茂栢零柳謂公哭我哭則謬噫公之遺
可追而究廉介之德名父是受英達之操陋俗可走
公坳何憾後死之慈日月有時卜葬而湊何由自力
及公之匱命兒以奠觴酒是侑是公所好庶我鑒留

祭申從叔進士莽文

公於我祖母為從祖兄弟之子而入為我祖母之兄
之子以奉我祖母之先祀樸小孤故我祖母愈愛之
嘗置膝而語其先故貴富置置以及臧獲困廩畜馬

牛曰今不幸中替亦曰所子者孤弱不能振其業則
蓋謂公也每語必垂涕盈顧樸弗天祖母以壬辰棄
世其時公猶不及振也其後公年益大慮益長以克
其家飭俎豆謹祭祀共賓客又進而大則先祖平城
府院公功在社稷而闕易名公林陽奔走考采國史
野乘及家記合成行錄內于大常乞謚得謚如典又
竭力延謚如禮又乞詩於諸大夫以紀其事而置藏
之廟江上舊亭東廢且百年莞牧狼藉公又慨然曰
吾先祖之遺也使之至此則後人有罪遂卽之而匊
構之吾友李来初嘉其意名其亭曰冓思蓋以冓構

歸之也是公之克振其業而浸尋於前人之所未遑者既又從舉業成進士以世其門戶則我祖母皆不及見之樸每對公輒以此為言而悲之然其悲本由喜而施蓋始於喜公之為而追念我祖母故悲也嗟乎當喜而亦為之悲況今公死之謂何況公之所為後者孤弱如公之初祠祭淒涼家亦日以荒墮樸雖固又豈不以祖母之所以悲者悲之也抑樸之所深痛者公嘗以府院公暨大護軍公墓道顯詩之役辱以見命府院公於我祖母為五世而大護軍則先人也樸極知識小文陋不足以奉揚二祖之功德而受而不辭者誠欲由是而黽俛以報我祖母昊天之恩於萬一固其志也公又申之曰明年石必具子亟圖之樸用是夙夜而勉焉文且幾成而公卽死此事將便已不惟長逝者抱此為無窮之恨顧樸區區欲以此為少報我祖母者今亦已耳又安得不痛心也然昔者我祖母嘗憂公孤弱不能於為家而終克振之如是安知後於公者異日亦不如公之為以成公之志也耶樸且嗟之嗚乎向公之亭成也宿予而觴之使賦詩累紙亦嘗屬為亭記記成亦有年而顧懶於書屏在亂篋不及登公之窆而公死此亦為幽明之

恨今於送公之葵並收而入書袖而来哭而陳之於公之殯殯固其亭也公其知否

祭洪司諫建春 尚寅文

所人之相與苟在氣味有契而已其質性不必盡同馬耳然其契之也随其人之所趍而區馬其人徇於義者以義而契馬其人附於利者以利而契馬然彼以利者苟合也非吾所謂契也公與我論其性質固自有同不同而其處鈍守拙不能出才智言辯以取名於當世又不能黽俛随俗棄戒而以媚于人至見人有簒濁輒肖中氣作頽然於容口之際者蓋嘗有

不相告語而契者非苟同也余於公之先祖荷衣公為自出與公為世親兄弟而苟其所相與者固在於世親之外所為感於氣類者然也向在壬癸之際公與我適俱寄於嶺外而適又隣馬吾友李来初時適棄嘉州旅寄於二邑之旁近所相與招要佚宕於觀漁越松之間文酒敖謔枕籍海山其豪情逸氣蓋亦有相契者何其樂也亡幾何吾二人者先後棄官歸来初亦還于京其間所往来遊從不可謂不數而終不若嶺外之恣快焉又無幾何而哭吾公脩仰人世漠然餘此身白首於蘇靡

所因依田思往日遊從便成千古斯可悲也雖然所
相失者形骸耳若其平生所相契而相與者不以存
亡幽顯而有間後死者抱此而終古而已

祭亡子必詩文

維歲次丙辰十二月庚申朔十三日壬申父翁圃翁
於亡子必詩之靣仍殯而為奠以代路祭忍淚口號
為文而哭之曰我家不祿自吾六世祖考以下五世
無子皆取旁支為後以至于余身余亦不利產育屢
見殤夭自念吾先世積仁累德而不見報于後如此
況余窺薄尤不敢望有子及年三十二辛丑幸而舉
汝以我本生母親田甲之歲而生故小名曰甲者母
親之命也汝生而清脆甚余猶不敢信以為有稍長
而無他病順經大小疫神貌稍完骨格漸成今年為
十六九月冠行三加禮將以十二月聘余於是乎始
信為有子不幸得桂疹以十一月十八日死痛矣余
竟無子也其始固不敢望有而必使生之又不敢信
其為有而必使長之及其信之也而後必使之死此
何理也吾世故徵記不詳不知六世之間不舉為幾
世舉而殀為幾世而若有飫長而死如汝則應有所
特聞而未有聞焉噫前未有也十世之宗四世之廟

三百年喬木之家汝父數十年圖書之業將誰付之
誰使受之汝容姿明粹丹輔而豐頰額氣隆然兩唇
如抹朱讀書其聲朗然記性則鈍類艱於倍誦而屬
思搆辭精警踰凡兒五言古詩尤善性行端一無雜
常居無濫言無違行雖於其書偶之易褻者亦然自
數年来頗執子弟之職不離余側應唯温恭宗黨長
老之宿留於余者頗見稱詡顧其所就已不失為佳
子使其假年而益進者亦豈止於是而已耶汝妹之
後汝二年而生者以七月死越數月而汝又死膝下
更無餘子女五十垂死之年而一朝窮毒至此噫噫

此何人哉人或暴戾殘忍以招殃而余顧不至此又
或暴富貴過福為災而顧余亦不有此不知何罪而
至此極也余不幸有無實之名人或有疑於以是而
累汝而余固非竊德假學以欺世而盜名者不過以
區區文墨之數見借於鄉里私好者之口耳此何足
以累其子耶噫有之矣余性悄褊寡偶不能善處於
讒否清濁之間往往衝口放言多取憎怒神明之罪
我母其在於是耶雖然不以是罪其身而移之於其
子斯可冤矣嗚乎死不可不葬得地於衿川之蘭谷
我曾祖考祖考墓下從南爻坐之原以瘞汝而虛其

上一穴以為余與汝母他日之葬使汝千萬世不離於父母之側第未知地下與人間何如耳肖結氣脅言不盡意客埃神思少定更為文以祭亦當錄汝行為誌納汝之壙傍汝其知之

祭亡女初暮文

維歲丁巳七月丁亥朔十八日甲辰父以亡女初暮設祭告之以文曰嗚乎余懷嬰艱育屢瀆屢殀歲三十二始舉阿詩間年又舉孌孌汝獨全始望不及儼有子女次第兒懷亦既向長阿詩入學汝從女事出而課教經史選騷入則娛弄盤衿環珥寢食左右母笑翁

嬉生人之樂若我獨有阿詩十六汝年十四如玉如金如星如月端粹温謹人曰佳子婉孝貞慎女中之士宗戚咸喜矧其父母如賈衛貨若農望歲兄冠宜聘弟亦擬字我方自賀鬼已旁謀去歲何歲使我此極森其在眼宛皆失之先後數月若相引然誰驅誰迫漠不余顧汝死之初余欲無生猶有阿詩顧而忍悲又其死矣我其如何風焱迅撤戲幻俄空茫茫忽忽忽此身何有上念老人莫任吾情外苟然矣中則匪石仍哀積痛腸朽肚蝕時移序遷何日可忘芒如遠別怳又如在錯思成呼幽吁来涕時或念焉欲見其

容當行失步遇食忘匕如是而生不如汝死念汝性
慧一何蚤成四歲之歲能通女書書辭奄長女紅視
然修容秉帨儼如成人周旋尊章承誚自幼事會疑
難數或紛錯一言立剖長者所瞠愛親由性絶異凡
兒憂喜欣戚一由父母其母善病枕席常多屏戲專
側母食乃食一果或甘忘口以奉長或有類未齕云
何允殤可哀況汝之賢最余結褵汝死如欺汝痼衷
蛔往往而飢久踰旬時近亦彌日其死之疾形亦類
之蓋其卧席自十五夕余不深憂謂其固爾十七昧
朝始覺其異迎醫湯炳後矣何及倉皇莫慮崖者視
溺夜絶晨復去年今日西火一周此日重返空山闔
檻舊宅易主魂無不之應在我側餅果脯炙父母在
位汝其来食以慰我思

祭亡子丹暮文

維歲戊午十一月巳酉朔十八日丙寅母具酒羞父
涕泣為文陳于亡子必詩神位曰今日為汝死之丹
暮二十五月終矣嗚乎自汝死余不忍居舊宅必奔
十世之宗基三百年棹楔之門閭而僦於他屋甘為
先世之戾孫與諸宗之罪人而不顧者誠惡其跡也
不忍於汝之書鹿私箱案硯物器之經汝手者必遠

棄於屏處而後已者亦惡其跡也不忍於人言之及於汝聞之必揮手而止之易言而亂之者亦惡其跡也噫既死矣不可以見其人而跡固其人之餘已其跡而像其人以寓其不可見之思顧人情然也而必余之并其跡而絶去之若是者豈欲其忘死私生自樂其餘年耶抑不能一日隨汝死亦卒不能喪心易性而為瞽人而所謂曰悲者如寇懷刃隱在其心肖隨境而動觸物而作剌余剺余割余不生不死徒受其苦毒者為不可忍故姑為是須臾幸忘而緩其悲也然可悲者在心而發之於耳目之所觸令徒備於耳目而欲制其在心之悲其理弱也故所在而悲生焉夜曙則悲日曛則悲草生花發則悲風雨霜雪則悲無人獨坐則悲有時望遠則悲當寢撫旁而悲卧病睨側而悲有會於宗則視坐而悲有事於廟則顧後而悲遇汝之比年則悲見汝舊游書耦則悲遠出而門無送者則悲暮歸而庭户無候者則悲見讀書課業者則悲見束篋赴場者則悲其在道路見年少而貌清氣脆者則羨其如汝而生而悲容粗而神頑者則恨汝之不如彼而死而悲見兒童之矮僂眇跛瘍瘡而馳戲者則欲汝之如彼殘形而易其死

不可得而悲其所以為悲者非一道固非區區備之於耳目而可去者也況汝生而天姿絶美如精金温玉其端粹之性貞介之志慈諒孝弟之行自三五歲来槩已見焉稍長而益自修飭舉止言動自有端序苟責備於汝者器局微近悁隘有欠於宏敞軒達而要指為法家佳子則非濫語若汝者雖在他人生可愛而死可惜況其為父母者耶況余與汝母年老白首無他子女窮毒究苦無以為生者耶痛矣汝臨死之言曰吾病如此無他兄弟奈吾父母何其言絶可悲每一念至心腸迸裂其始之欲削視錮聽須臾辜忘而緩其悲者至此而終不可得則吾之術亦窮矣吾其奈何乎哉噫真使余無悲者初汝不生不則余死而後可嗚乎汝其来食

祭亡侄通德郎必肱文

維歲庚申五月朔日庚子叔父菊圃翁具薄飲食陳于亡侄必肱之柩而哭之曰嗚乎吾兄弟險釁童孤賴我母氏勤鞠得以成人各有子姓以慰我母氏以望我門户不幸已亥汝凡必運以十四死丙辰汝弟孝金以四歲死吾子為汝之從弟者必詩以十六死前年己未汝以二十三死吾兄弟老無他子為天下

窮人毋氏孤傷門户椓絶窃思之吾先故積德累世
吾先子亦有純性至行暨吾毋氏亦實有叅德宗黨
鄉里之所稱服亦我伯氏至老而有赤子心無營累
無機智無怨惡於人合衆德以遺後人宜後人受福
昌順無所枉夭而今反戾焉此何理也噫有之矣其
在余也余性褊行薄惡積孽盈以得罪于天天既降
適于其獨子獨女猶不宥欲加適而無復之以汝兄
第次於子故及之痛矣余有罪移之於其子又移之
於其兄之子勦絶無餘而獨其身晏然言食於世噫
亦忍矣自汝兒孩常在余側八歲余始手書千字文

而教之自後凡通史經傳外家諸書以至詩歌騷賦
無非余所口授至若小大事功令之業亦無非余所
指命汝兒時性越氣浮往往踰濫橫厲而其才固過
人力鞭督以就節制向長性日馴而業日進比年以
来文思驟工筆亦不習而妙余方猥為荒戲汝方喜
為滂舞而忽一日死矣余之苦心積力於汝者與汝
之屈性徇習於余者今皆虚矣痛矣奈何汝死在八
月十五日得病茔四五日而死常宿學於余家故在
余家死時伯氏省墓連山汝妻歸寧廣陵余獨視疾
余不知醫法妄藥殺汝此豈惟天適哉亦余罪也既

歛汝余病危死三月方葵奠不能文亦不視葵壓於
禮今將除服忍竭朽思粗述余哀嗚乎汝有一子方
三歲先人血嗣惟此兒吾兄弟骨肉亦惟此兒毋氏
所顧而塞悲門户所憑而冀幸汝苟有知其冥佑之
俾有成有昌

忠清道　進香文　庚子

天厥弗吊　睿考登假狄壺在陳庭綴匪華三靈失
依九曜以悶臣民何辜罹此大毀窮谷皆號矧伊藩
寄欲追　盛烈蓋天難摹皇皇我　后聖誕東堣維
祖有夢龍孫是受嶷嶷聰聞亮自詩負髦而色憂

慈聖加七隱麑郤酥傷轂痙死孝仁之性在幼已然
周廬宅嚴尚惟冲年　臨阼如求哀動庭寮弱同晉
悼明邁漢昭赫如其詹載總權綱我典既正我事其
康我　朝雍雍綏童髮如動惟前治匪懈宴居萬為
方亂　乾斷已廓載弛載張其儀不忒德言喻民寔
在初政扶杖之往曰吾　王聖圖班舟水軒揭日新
禹器湯盤顧義則均心惟化原采迪愷愷冈予自聖
儆爾之躁單厥典學崇儒重道晨壇告昊夜寐聆漏
經史非誣汝討汝就迪其有本緊底于理或天示警
彌遜厥志彼苗之儆不曰非我墠圭後文神應弗惰

敬撫民命視之如傷勑乃畯畯蠲乃逋亡疇隱不咨
屢繡而斧孰飢不哺輒船斯庾惠養高年祝以鯁餉
欽慎庶獄疏厥幽滯凡諸措為允媲隆世雅恢聽德
依旒云云韓章在手晉裘隨焚惇尚風節躬率以儉
化本莞社繁帙序儼正我　壺禦其復弗迷露濡霜
繁永言孝思膴膴　原陵屢展以精粢彼沄者頖　王
旂舒舒言鶱其幷式爾衿裾文治既郁武備之暨未
雨斯綵匪嬉伊亟眷彼泉苞悟我嘫而　皇壇菶菶
瞻其儳而我有舊寶我捧我盡尚或無墜貽我粢翼
逝永有辭不顯其光維嵩維華　聖壽靈長儀曠

徽號慶徵　耆牒遑庶寧綏永彌遐筴夫何　羙疹
淹于晏養崇在積劬眚日以痼爰分庶機　命汝文
子文子受　命匪寧寤寐戒矧遑遑迄于　憑几籲
郊審圖靡方不試冥佑終邈　哀聞遽布望雲靡及
幸域均慕方喪復古盖追遺意於休　聖制益光汗
史顧瞻　靈宮龍楯侍駕無禄臣庶但有涕滃臣久
沐洪化屬殿湖泉哭望　喬用伸菲忱於昭　陟降庶或歆臨

祭英毅公南公文

外裔孫縣監某敬以殷醴時羞薦告于英毅公南公

神位維明神妥依茲土萬庶于茲人維茲人緊神是
祖虔修歲禋其冈有隳湮顧小子忝在裔籍適監縣
務密邇怵惕夙夜不遑宴作去聲今當歲首倍興遐慕
謹具菲薄齋沐上聲有事庶幾賴神之賜邑無疵癘苗
害怙異民不反常而干治以寧厥居以順上役以享
神以豐食去聲不敢更有私冀

靈穴請雨文

具銜某謹以牲幣醴脩之奠祈于靈穴之神橖不才
尸政以干陰陽之和致有天災當雨不雨種種嘉生
靡不悴枯而傷閟嗟吁之極尚冀幸於萬一而輒敢
向天而望天有雲氣則望有西南風候則望夜無星
月則望日直辰巳則望望之蓋將二旬于茲矣望愈
苦而雨愈漠然則乃始以為坐而徒望不如奔走效
誠以庶幾於顧哀茲率邑中人士齋詣茲穴而籲于
有神神維司有靈寶儲毓異液理宜蒸陞致雨以澤
我茲士且考邑誌曰歲之豐凶而穴之水清濁由之
苟然則必使之久旱為凶而失泉之原質亦豈神之
樂為也惟願早賜甘霈昭彰神功以浸以滋以周以
浹使斯民不罹于哉使不才之吏終獲免于大戾所
以報事神者永不敢有怠謹告

日月山請雨文

具銜某謹具三簋一篚豕腥醴齊祭于日月名山之神維神鎮紀茲土庇麻茲人人以為最神於神苟有雨暘之憂無不禱于神其禱輒有應於雨尤驗氓俗之傳邑乘之紀然也近歲連歲大旱前于檄者亦必有禱于神而既罔獲神之暘終于為灾豈氓俗邑乘誣歟惡在其為神也今歲旱又甚水泉渴嘉生百物皆焦死民命益急檄用是憂懼奔走甲子請于邑之靈穴先輕也既請雲陰而霖霖然欲雨不雨彌日若有意相之而力不足者即又卜日擬請于神以神苟有意顧我者闔闢造化優於為力類不若向之靈穴然而吏輒以前歲無驗白檄固亦疑之聞其言始則徘徊既而曰噫神何不神哉顧在吾誠意如何耳遂却其白宿日齋沐来籲如式惟神顯日月之靈挹天池之液沛以甘霔且溥且洽以惠我一邑俾一邑之人得以稱之曰氓俗邑乘之傳紀是也前歲之不驗適然也亦豈非神之先歟神其亟圖之陞降拜伏不勝哀叩懇切之至謹告

興霖山請雨文

某謹具稻粱醴脩之奠謁于興霖山之神曰彼穹者

山主邑之治下人之依明神攸尸蛾蠡于顛顧是祈
祈宿驗匪錯我徵於者宴維神故叩名則宜欲望于
晊舍神誰歸曽是邑曽祭秩之遺我大速亂神詎我
私亦今之灾神怒繇之當雨而否旣月于茲我稼之
殃我民之噫我民之噫我心之悲牢幣嗟吁及于天
池霄然若應已赫其議我起視野宂是焦糜我憂益
愈邑人與諮諮之維何俟舉閟隙俟倡俟率赴神而
祈爾其罰我毋罰伊慈豈不我惻棄前之為庶顧名
言與霈如期必遲則茂貴在今時苟允衷叩斡沸以
滋我與邑人敢忘厥緻且除且封亦餘其遺稻黍馨
好永有報祠爾聽無忽我言非欺謹告

菊圃先生集卷之十